

偽齊錄卷下

金虜廢劉豫詔

敕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濁河之南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度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尙勤吾戍安用國爲甯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咎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爲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盡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知聞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天會十五年十一月 日

金虜廢偽齊指揮

偽齊錄卷下

尚書省

尚書省上件奏自趙淵係太上皇帝聖失道興兵討伐廢滅社稷舉族北遷後元帥府申到指以大河爲界河外別擇賢人使爲民主施此厚恩庶其知報協力兩獲安便早致成平以此准申建立張楚無何張爲彼人所廢王師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前議再立劉豫建號大齊建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於隨路分駐兵馬至今八年載念上國大事以來勞遠戍兼齊國有違元議缺乏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至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有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力見不齊爲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尙不能安國保民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眾茲實有乖從初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耗乏之端相度從初所申是爲過舉旣知其非豈可不

行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通霜露既沾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廢齊國不惟亡宋舊疆至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爲長便奏訖奉聖旨齊國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臨家室不保有失從初兩獲便安之意豈可坐視生靈久被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爲措置所有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行下右奉聖旨在前及商量到隨擬事件開列於後令下元帥府可照驗前項聖旨並處分事件不得令士庶軍吏別致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

一廢齊國尙書省設置行臺尙書省

一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並依律令施行

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並委從宜酌量減免

一應舉食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使並從自便

偏齊錄卷下

一據存留人數各俵散隨州軍士依舊支給衣糧內有從合役至窠坐一切仍舊其餘年老殘疾人等雖是難任軍役矜其無歸並仰分付舊來養濟處所酌量振濟勿令別至凍餓

一廢齊以前離背郎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並與親戚團聚其郎主並不許識認或有背夫逃走婦人准上施行祇據元將引去兒女卻行分付與父外有舊北來奴婢並妻子不在此限

一齊國舊有宮人除劉豫貼身存留外其餘并聽自願出嫁或與親眷團聚若是無所歸投分付宮觀養濟

一內侍人等除摘留合用令看守宮禁人外並聽自願隨處住坐

一現任大小職官並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民

利

一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職官並與改正敘用或有懷才抱德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禮聘召量才任用更或申聞內有才德絕倫者開坐姓名申覆以憑不次升擢

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並不得亂有損壞

一自有逃亡在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歸投並免本罪仍加存恤

右下尚書省可照驗卽同尚書省所奉到聖旨上件施行據劉豫已削去帝號降封蜀王并設置施行訖行臺尚書省各有所奉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宣旨昨以建置齊國本圖靖難奈何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息與其害於百姓不若負我一身致有今來變廢仰指揮到日卽速徧牌曉諭官吏軍民僧道耆老人等仍於坊

魏齊錄卷下

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威使體悉聖恩普浹之意及思多歲不獲甯居歧望太平各安職業無或敢有二心兼照會到當日齊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句當無非本國公事其大小職官輒勿誤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以後更切用心拊循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意用答宸心亦當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卻有執迷不從天道聽用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即便改正廢齊阜昌年號爲天會十五年一應州府縣鎮大小官員并勒依舊句當有所見今禁勘諸公事並續有詞訟及係官錢帛諸物文章並依前來體例如法理納收貯不得其閒卻有住滯隱漏別致違礙錯失仰准此

天會十五年十一月 日

太子太保右都監開國公

武平軍節度使左都監

左御上將軍

右金吾衛上將軍左監軍

皇叔右副元帥潘王

左副元帥魯國公

都元帥

金虜廢齊後差除

一 張孝純與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開國公權行

臺尙書省左丞相

一 契丹蕭保壽奴行臺右丞相

一 女真溫敦師中行臺左丞

一 燕人張通古行臺右丞

一 契丹蕭哥太師戶部侍郎

一 燕人張鈞禮部侍郎

一 燕人王翬左司郎中

偽齊錄卷下

一 燕人左瀛禮部侍郎

一 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

一 契丹蕭融刑部郎中

一 杜充子杜宗兵部郎中

一 被虜宗室趙子滌汴州總判

一 張叔夜子張仲熊光祿寺丞

一 偽齊右丞相張昂知孟州

一 偽齊左丞范恭知淄州

一 偽齊右丞李鄴知代州

一 偽齊戶部侍郎馮長甯戶部尙書

一 偽齊吏部侍郎兼禮部鄭億年吏部尙書

一 偽齊戶部員外郎韓元英許昌節度使

一 女真完顏胡沙虎汴京留守

一 燕人蕭長壽奴汴京副留守

一燕人劉陶汴京同知留守

一契丹韓睿爲都城巡警使

一僞齊司農寺丞周霆權同知副留守

一僞齊河南監酒李儔汴京同知副留守

一李成殿前太尉兼知許州

一折可求依舊麟府路安撫使

一孔彥舟步軍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

一張中孚初廢豫授以節制五路兵馬今依舊涇原安撫使

一張中彥依舊秦鳳路安撫使

一趙彬依舊環慶路安撫使

一關師古召到京依舊熙河路安撫使

一慕容隨召到京依舊知西京

一王彥充知亳州

僞齊錄卷下

五

一李世輔蔡州同知

一趙榮依舊知宿州

一李師雄馬軍都虞侯

一王世忠步軍都虞侯

一靳賽相州同知

一趙四辰依舊南京副總管

一劉光時召到京依舊北京副總管

一酈瓊依舊知拱州

一徐文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

一僞齊殿前太尉許清臣懷州同知

一僞齊南路留守翟倫滄州節度副使

劉豫進封曹王冊

門下嚴寶冊以進鴻名既俯從於眾欲布恩書以敷惠澤宜大渙於羣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肆班

明命孚告治朝蜀王劉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寬厚早
居南服以直言強諫聞於時頃在東州以知略英姿長
於眾八年享國一節事君審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大
義視去位如脫履以還朝若登仙向之富國以強兵何
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知命豈得喪之能移茲因慶
賞之行益永褒封之典非以陶邱之壤易其井絡之封
於戲列土以建侯邦誓已堅於帶礪盡忠以蕃王室心
宜炳若丹青茂對寵光永綏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
萬戶實一千戶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劉豫謝進封曹王表

禮成大冊澤霈普天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於舊物望
闕拜命闔門知恩云伏念臣昔仕季朝粗歷要宦昧
方枘圓鑿之理竭徒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亡一范增而
不用周家既勝致箕子之來歸試有微能爰升大位辭

不獲已報將若何承積年殘毀之餘凡百事艱難已極
闕寇賊以至朝市披荆棘而勸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挫
敵讐損己便人以招集散徙亡寢亡食必躬必親培廣
業以惟勤庶大恩之不玷俄知廢罷之議愈盡措畫之
心要先時成務於斯邦覬後日受知於上國至聞混一
之意不待再三之言卽隨使人往受宣命素所祇備復
何遲疑八年辛苦之經營兩手歡忻而分付帝號若釋
重負王爵有感洪恩自得清聞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
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讀於訓詞若恭聽於御語
溫其如玉煖然如春星斗輝輝麗窈然之天道典謨渾
渾顯大哉之王言徽軫爨下之焦桐青黃溝中之斷木
光生懸罄之室榮長設羅之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
奉三無仁均九有敬識百辟之享獨觀萬化之原有功
而必見知無罪而常善赦遂令窮悴得與褒嘉臣敢不

守靜致虛安時處順何以效涓埃之報惟不爲名器之

差臣無任

云

偽齊狀元羅誘上南征議

臣聞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有不世出之英雄
膺時撥亂以新寰海以息兆民陛下以積累之資出逢
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寶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其所以
開基創業者至矣然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策
臣猶爲陛下不取也比復覽聖詔旁求草澤求所以南
征之議大抵皆碌碌之士詞章泛濫不能盡當世之務
無以副明詔臣今爲陛下妄言之臣嘗觀高祖起於匹
夫劍斷白蛇口標赤幟獵販屠狗之輩率瘡痍亡命
之夫兵不踰數萬西攻武關擊猛秦降王子嬰以定關
中旣徙封南鄭銳意東向復與項籍爭鋒巨細百戰使
籍馬不停足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臣觀其所以興

偽齊錄卷下

七

者不過於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向使高祖
隱忍遲發將且爲敗虜矣向何敢望天下哉況陛下據
全齊之地挾猛鷲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與劉季君
臣相去萬萬而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顛躋則又非猛秦
項籍之可比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若不因機
而取是乃養虎遺患將使復殖矣今陛下特隱忍不發
者無乃惑於四議乎臣願爲陛下決之其一則曰方以
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敦迫不得已之意隱結勇猛速
求翦伐成卽爲君敗則不失爲忠臣觀其猛弱坐而獲
福眞三王之舉也臣切薄之此雖三尺童子猶不可欺
況彼爲人主者哉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此亦非
面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爲齋粉况又有甚焉者哉至
今天下猶有爲邦昌惜者獨臣以謂匹夫宜其殺身且
成敗在決斷與其退避不若不爲陛下果欲此議以通

舊主則邦昌之禍及矣南征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斷爾夫圖王不成其敗猶霸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敵難塞之賂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夫於越以蠻狄之資困於會稽反行成於吳金玉子女所以爲賂者不可勝數然終以滅吳況宋之所保猶不下百郡西有三州之饒南有二廣之富增摘山之算倚煮海之利其以賂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保齊若不乘弊而擊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北顧則我齊一敗塗地閒不容髮夫天亡不取必有後殃此可決者二也其三則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閒得民心也若僉而從軍定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說也夫趙氏奄有神器垂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且忘之況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

偽齊錄卷下

賴大金威惠國無異心使彼和議成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而金國之師所乞者再四蓋亦可慮也今幸許興師旣無物以勞其來而又不爲之佐則誰肯與盡心哉使萬一無敗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爲計當因金師僉十州之民劫以征行使見其故主陵遲之甚堅心大齊不敢妄發又使趙氏不能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三也其四則曰陛下親臨戎事國事孰委而元子以儲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論之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建國社皆太宗仗義而動問罪庸主躬親戎馬平一天下陛下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六師與民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爲齊高祖而元子爲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一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

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得以我齊永祚傳於無窮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條陳之兩淮之廣膏腴千里實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浙而不可失者也而又金陵之鎮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險環有大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圖退保吳越略無意於此殊不知兩淮失金陵危吳越不可保矣此天所以遺陛下臣知其亡能爲也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滌泗搖蕩江浙乘隙拔金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爲內地陛下可自安矣此地利失其守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圖賢相以輔庶幾救隕越而趙氏自播遷之後鉅公碩德隨已磨滅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枉直失大臣風兼有私門之癖雖有政事當爲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位怯於圖大事秦檜智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

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至於范宗尹口尚乳臭驟然登庸言不顧行驕自貴起又無足道者是數子輩皆闕茸士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爲朋黨以相譏詆此入而彼出席不暇煖視政府如傳舍一旦有倉卒之憂其君惴惴於上百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亂尤注意在賢將彼用者第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圯上之役不可以言勇至於張俊尸祿素餐坐與卒伍爭利徒能糜費太倉米是三子者曾無毛髮功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佚以奪其志而各以權勢相向互構軍士結怨連隙未始少和欲使率先不其難哉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夫兵者國之爪牙弗戢將自焚彼自敗績之役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

眾招饑悴之夫患生於驕縱罔所不至治之急則有合從之謀緩則生自橫之氣閒有邊事則各以妻稚爲念傍徨自傷覬覦而後行逡巡而畏縮飢鷹一飽麾之不至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而天子者天下之大本也彼以閭弱之資孤立在上旣無宗室屏翰之固又失儲位嗣續之光閭寺竊權勢傾朝野豈不殆哉設有軍事孰與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爲先彼用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閒日之粟兩浙之閒賦斂橫出官吏生姦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警急不亡何待此兵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議之惑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必從臣議則天下幸甚臣謹上議 詔曰敕奉議郎羅誘朕自乘時創業實賴英又

當求賢孰爲賢者皇天助順錫我忠良卿克堅北面之心首建南征之議奇謀遠略灼見敵情輿論僉從皆所毗倚賜卿絹一百疋日下乘傳赴闕以候登庸朕當親勒六軍式圖厥事果獲戡定樂與卿共之秋涼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偽齊宰相張孝純上大宋書

偽齊左僕射臣張孝純謹遣門人昌斧鉞露肝膽百拜上書起居於大宋皇帝陛下臣自念父祖相繼皆登膺仕一門萬石寵祿至厚臣事國家八十餘年臣不幸天與其禍未能盡節以宣臣子之心背德違義覆載不容然思屈其身聽命北面一亂臣豈臣所欲爲也臣自太原失所守殺而後降臣非不知死獨全節義之名然無益於國不亦奚爲故臣亦隱忍受辱於今十年早夜默默思有以報宗廟社稷者惟恐不至設使志未及遠謀

未及成萬世之下不過以臣爲逆則國家無損萬一上天鑒誠陰相其事俾臣志遂謀成誅僞命扶顛國致陛下於中興還兩宮於萬里則有利於國家故臣於一時死節有所不恤者蓋謂北口況臣處其政地致力匪艱所患二三舊人見利忘義背我宋涵養之恩堅僞齊叛逆之志論議之際卒成矛盾殊不能爲功其使臣鬱鬱於未能成事不敢通誠於陛下以雪其區區之忠有進士薛昂者因詣金國上書歸僞齊後以醜言訐劉豫大概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回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終身之患他日受禽與妻子輩磔身東市悔無所及劉豫欲殺之以臣故得免召至門下者二年終不干其祿臣方知可以圖事以託腹心之謀比者劉豫爲大不道復有詭道將以傾陛下社稷事屬危切不可不聞臣謹取其尤可畏者盡

十事以成書使閒行闕下速以進獻其如後

一臣竊見僞齊侍御史盧載揚上議陳結南夷擾川廣之策大略謂陛下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絕齊魯之傑賦荆湖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國已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寶貨雜遷又金銀木馬之貢香礬錦繒之利資其雄富未易隕越爲今之計莫若狀其利害表於金國大興海船各遣一价之使陳卑請之辭南通交趾結連溪洞諸酋長講智高之舊慣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西障三山俾財不入於二浙將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將魚爛而亡矣臣讀之甚慄因該此義劉豫以謂不戰而屈人兵於上策乃從今年九月初四日遣齊州僞通判傅維允及募進士宋困等五十餘人并金人遣到毛都二十餘人具海船一十隻自登州乳山口航海前去結連溪洞及諸蠻

酋長及金人齎僞命廣王冊先入交趾事屬不測伏願陛下察臣肝膽速遣重臣鎮撫二廣懷德溪洞通情交趾覺察姦虞不勝至願

一臣見僞狀元羅誘所上南征議封事決僞齊四議之惑陳我宋六擊之便劉豫喜其策俾臣施行詔羅誘爲行軍謀主劉麟行唐太宗興義兵故事僉淄青曹濮登萊濰密徐沂等十州軍民計十五萬五千及遣詣金國乞援師意欲吞據兩淮窺伺金陵所有羅誘係海州人知兩淮金陵險阻地利其料敵機密等事悉載所陳南征議封事臣以道路艱阻恐致泄露不敢爲澈奏亦令所遣門人默誦畢詣行闕備錄聞上乞賜宣下宰臣審據其利害速加備禦

一臣竊見僞齊自四月五月七月三次往金國乞師金人以爲陛下遣使通和未宜起兵劉豫用羅誘謀以

謂大金恐失宋賂故不發兵因陳立淮王安東北之謀遣僞樞密盧偉卿詣大金議其事以誘其兵大略言陛下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而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依立齊王故事立爲淮王王盱眙以僞齊之師援淮南則山東唇齒之勢或成晏然無南顧之憂兩河又可知也冀青之地自古賦稱上上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宋之微賂又何足以較其得失金以利運其心不知其詭率以渤海漢兒等五萬助之臣觀賊臣閒謀和好食息未嘗忘國家之心未知國家何以爲計精兵不過五萬其餘皆所僉淄青等軍民無益於戰陛下肅整神武堅志待敵慎勿退保庶幾兩淮不失賊臣不得遂志使金人失望知劉豫之詭則禍必及身矣所有行軍事勢

悉具於次

一臣竊見與金國太子議起兵事欲於十月興師取順昌入廬州渡淮徑犯和州以逼金陵餘軍都制置李成以謂所簽軍民皆出京東輸輓糧餉大段隔越又慮大宋軍馬遠自漢上襲我之背截其輜重誠爲未便宜取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控盱眙據其要津使其出入分兵取滁和揚三州大治舟楫西取采石宣化渡以攻金陵東取瓜州攻鎮江拔其城以軍大掠杭越令京東糧餉取淮揚宿遷臨淮經達泗州仍遣兵東下劫糧海麓庶全軍大利劉豫以李成素所經歷今從其計又謂李成得兩淮矯以金人欲令王淮之意以使之而李成亦有覬覦之心茲蓋陛下不可不防也又行軍謀主羅誘上議以謂入人之重地無必克之功若不利則我軍必還彼必襲我鮮有

偽齊錄卷下

十三

不敗宜擇精兵進則遮其前退則殿其後亦可遣使一面和議息其軍心得其勢則極力以攻之不得其勢則以和而退必不我追回軍有名士氣不墜庶幾萬全劉豫亦從之更願防議和之詭詐堅討賊之誠心益振軍威取平凶黨臣不勝忻快之至

一臣竊見金人所用心腹之臣內外有婁宿孛堇以握兵權而潛篡逆之謀猛專征之志內外相疑各成朋黨而王芮王則與諸內職番官相府闡辣龍虎與諸統軍太子相附劉豫但結好於內而取惡於外殊不知所以援者也故三次乞師不許皆內外不相謀也自今年八月內孛堇乃盡率西京許穎等州援齊之師與闡辣合軍約二十餘萬前去分據關陝自來並力攻擊川陝蓋亦不援劉豫也京西諸州並無賊馬劉豫患之急遣人詣金國乞少留孛堇屯兵駐河南

等州免致漢上一帶軍馬侵襲金人令量行存留孛
堇稱軍眾已行事既有成難以更改行下偽齊照會
劉豫益懼遂用羅誘謀遣使命大軍乞到太原太子
兵五萬謀撓淮南爲少安之計其實恐陛下西顧也
伏願陛下招謀謨大臣謀行閒於內外守禦川陝先
次分兵收復西京等州絕孛堇之糧道擣劉豫之巢
穴則淮陝之兵不戰而解此臣區區之愚忠惟陛下
裁擇焉

一臣竊見據密州草橋鎮沿海巡檢包德敦遣到海船
統制徐文下使臣闕中等齎到實封文字前來偽齊
投納徐文元任武經卽問門宣贊舍人樞密院準備
將領見管海船六十三隻統領官兵四千三百人自
定海泛海前來深知海道沿路並無把隘可以徑犯
兩浙江南等處畫到海道圖子開具陛下駐蹕停泊

軍馬虛實數目及小帖子稱說惟有范温宋穩統轄
海船數十隻已得分撥海道委是別無準備願賜驅
使劉豫喜其事於八月初四日作偽詔寵除徐文防
禦使兼遙領萊州並以海船二十隻益其軍令犯通
泰侯大軍淮南到日會合臣陰爲陛下患之已先次
令人陰責包德透漏事令於海道陰殺闕中等匿其
偽命詔敕及不發所益州船該船仍不許沿海引匿
濶徐文官兵得到偽庭所有徐文見在鹽城縣外沙
等淹口擺泊實有所歸伏望陛下察其所爲速賜措
置無使盜賊以成大患

一臣竊見偽齊陰養游俠士等二十餘人皆燕趙齊魯
之士有荆專聶豫之風賜府第以居之目之高義遇
以非常之禮列於公卿之上人人思效死偽齊益厚
之而不發臣雖處政地亦未測其謀然其間惟有王

闕關道張元英蒯挺高勣董昌言仲虎數輩頗鯁介
它皆泛泛不足以齒錄臣素與蒯挺厚常陰與之交
因詰其所謀之事則曰意在刺宋君也臣聞之流汗
浹背深恐陛下未知不得爲之備也一日蒯挺謂曰
相公知之乎臣曰不知挺曰有人自兩浙攜宋帝書
來云酷好黃庭堅書東宮得之默然喜曰吾已得計
矣近得庭堅墨迹廿餘本令導王等倣學務在精真
其意何在不久與相執別矣臣深識其意方知賊臣
欲遣蒯挺輩袖匕首微行二浙以庭堅書取媚於陛
下將以肆其狂毒矣竊惟陛下法宮燕閒揮毫染翰
豈真墨刻流傳以落賊臣之手使得忖度陛下鑒宣
和之禍防烈士之姦作炳眇縣毋專好尙其人閒有
御書宜速斂而禁之祕於金匱之匱中及諭諸大臣
力行備禦庶使姦賊挫志口光不能爲非而宗廟社

稷有託臣雖事僞主其憂國之心如此惟睿慈鑒之
一臣嘗謂箭幹鱧膠丹漆與夫羽毛皮革觔角鉛鐵之
屬此軍器之所資戎事之大利也自南北梗絕金人
所患不能前往比年以來南海巨艘大舶首尾連屬
過山東沿海州軍販賣者不可勝計而金人各於逐
處置通貨場旣且不擾又復誘之以重利此物多藏
萬數浩漭製造兵器不便於賊臣重爲陛下憂之未
識國家何以不爲禁有門人獻計於臣曰南北方物
有無懋遷其利百倍法雖至死亦不可防加之海道
深遠艱於覺鑿是彼不禁明矣如果欲陰爲我之宋
朝以蠲此不爲之計以詭金人使罷通貨場不行收
買及以防姦細爲名禁止海船此旣不誘則彼自不
來矣臣甚然之遂與定議以矯金人曰竊見所置通
貨場交接海船我所得者不過羽毛等彼所獲者其

利百倍之則易彼無用之物反所以資彼利源然未必非大宋之謀如或不然儻有利於我彼其不爲之禁者哉兼近來海船舶其數甚多其聞豈無探我之情者而所在口岸循習爲熟不加慮訪問南朝大宋皇帝治船久矣旦暮乘風北濟不以爲防則雖有羽毛皮革委積如山曾不足以濟敗劉豫懼深以爲然急罷通貨場禁止海船金人聞之隨亦繼罷南船多被虜掠比歲無有來者更願陛下於出產州軍嚴賜止絕及察臣所以用心雖死無恨

一臣嘗於僞庭之上進用舊人不忘宋德者將與興事一日李鄴私訪臣曰天子不念我輩乎臣曰是何言也鄴曰獨不聞陸漸之禍乎素於國家不親職事被虜赴僞齊不受爵以逃歸猶且殺之矣況我輩乎臣勉之曰身服宋德辱於叛臣如能束身以歸雖死猶

榮公何憾焉鄴曰死不敢愛但以醜惡之名終不盡雪耳方知李鄴有異心無復懷陛下矣臣已輕其權伏願陛下察諸陷投之臣及諸驅虜之士出於不得已咸使自新或能束身以歸願加寵異以收山東士心臣老矣死期將至非敢務自全之謀實恐陛下失天下之心山東官吏皆係舊人僞齊優寵至厚舍此臣未知其何心伏惟陛下察臣愚忠不勝至願

一臣伏念河東河北之地皆以地深失援故至陷穢而山東之地金人立一亂臣收父老心隨亦逆平百姓非不知宋之民苟免屠戮以幸少安不得不然爾河東河北除太原真定其餘並用我宋官吏一州不過數百人懷驕攜貳易於翦滅宋軍但畏大鎮軍馬未敢與事而京東諸郡名雖屬僞齊其實權出金人兩路州皆以番官副之惟青州童哥太師鄆州蕭頤尤

爲凶熾臣爲陛下陰用黨人不忘宋德者以帥之青州以木榮鄆州以陳邦光其餘州縣長吏者皆陛下舊人及出城門下側目傾耳皆願王師之來羣爲內應以贖前非伏望陛下念無辜之赤子卹久辱之孤臣銳意故地提兵北顧則山東之地朝僞齊而暮爲宋矣所有山東民情及所收復山東之計臣門人薛昂深知利害乞賜宣問

右謹具如前伏念臣有心復楚常懷失國之包胥豈意事齊還類偷生之管仲加以犬馬之齒而逼桑榆之光深懼云亡不獲自盡敢以敵情之變輒通十事之端口口危表臣心腹伏願陛下貸其不死之咎許以自新之恩賓就有人巨君可斬取平於新室卽伏罪於南陽伏望聖慈特垂睿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起居以聞臣孝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僞齊錄卷下

七

貼黃臣自惟衰老累經僞廷乞還骸骨雖得罷政而劉豫敦迫不許辭遜兼私得杜充李儔書以謂前日之約得公在庭則宋天下不勞而復如政事委之它人山東心腹官吏稍有遷除則大事失矣願公視事與宋圖之臣不免復領尚書事蓋爲陛下生靈而起實非取榮於僞齊也不知陛下察臣否臣不敢欺惟天鑒之

右僞齊錄二卷無撰人北盟會編以爲楊堯弼今從之書的系南宋高宗時人撰中有趙構注指斥御名四字可證此徐星伯先生治樸學齋鈔本訛錯尙多別無他本可校先以付梓江陰繆荃孫跋

